

重論文齋筆錄

重論文齋筆錄卷五

蕭山王端履輯

先南陔師與先陳宇風師

應坡

同年入泮交誼最篤

南陔師將入都卽代延陳師來授

端履

之讀師襟懷

坦白讀書而外幾至不辨菽麥作爲文章淳厚樸實  
尤喜吟詠遇一邱一壑卽徘徊憑眺不忍捨去然屢  
躋秋闈頗有牢騷不平之意歿後無子遺稿散失今  
僅從浙江詩課中錄得數首未足盡師之能事也

焚香夜坐愛坐何知夜色闌况於滿屋嗅旃檀細從  
寶鴨參差出獨對銀屏爛漫看遠漏漸沈花影重尖

風輕側翦刀寒添衣檢點春宵課幽韻清香繞畫欄  
畫檣畫鷁搖柔櫓春江送遠人水肥青半蘸山瘦  
碧微皺喚渡名桃葉迎風漾麴塵絕勝攤晚飯枕上  
聽頻頻 烏筩樣製烏頭小編成筩葉工春湖紅雨  
裏秋浦白雲中開爲安茶竈推應捲釣筒翻疑牛背  
穩麥隴過薰風 布帆白布聯成幅當風類馬馳不  
知春雨重但見遠山移送客隨湘轉拖煙入畫宜東  
西二百里欲速更何之

予撰族祖履旋公五世神像贊云族弟

始然

合繪其

十一世祖履旋公至其父蔭堂公五代神像並列本

生曾祖宣美公於第三代之右同案享祀不忘本也  
謹案家譜吾族自定二公由邑桃源鄉遷居蘇潭閱  
九傳至德十五公生四子惠六公惠九公惠十公惠  
十一公編履祖惠六公始然祖惠十公支分派別親  
已盡矣惠十公有子五人履旋公爲嫡長諱元吉配  
陳孺人子沛園公諱垓是爲始然之高祖配傅孺人  
繼配傅孺人側室郟孺人生五子次榮山公諱應揚  
是爲始然之曾祖配張孺人繼配來孺人無子以親  
弟宣美公子企泉公爲後宣美公諱鏞始然本生曾  
祖也配吳孺人企泉公諱一蜚始然祖也配陳孺人

企泉公生四子長蔭堂公諱某始然父也配曹孺人  
吾族子姓蕃衍家譜垂八十年因循未輯故自乾隆  
二十年以後服屬之遠近昭穆之倫次無從究其顛  
末或兄也而以弟呼之或親也而以疎目之嗚呼上  
治下治旁治之法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煩  
矣始然乞端履爲贊因詳述其世系俾後世有所考  
見焉贊曰惟我祖宗忠厚積累子子孫孫永錫爾類  
歷十一傳至履旋公保世滋大年嗇德豐善積於躬  
澤流後裔惟沛園公纘承弗替嗣榮山公瓜瓞未綿  
兄弟之子克紹其傳教誨式穀以似以續惟企泉公

同氣攸屬夙興夜寐無忝所生慎乃儉德遙觀厥成  
至蔭堂公率由前列業廣惟勤咸正無缺五世其昌  
俎豆一堂愾聞俊見春露秋霜在後之人聰聽彝訓  
孝弟力田光昭令聞展圖肅拜尚有典型垂諸奕禩  
永妥先靈

論語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朱注大德  
小德猶言大節小節荀子王制篇孔子曰大節是也  
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  
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蓋本子  
夏之言而推闡其義其曰孔子者託辭也又韓詩外

傳孔子遭齊程木子傾蓋而語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夫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解后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是外傳引此二句以證解后相遇適我願兮之旨皆出於託辭錢獻之姑以爲是夫子之言而子夏述之恐未必然也

輓壽聯以數語包括一生最難措手梁晉竹孝廉

緜

壬記其叔曾祖山舟學士所撰諸聯皆吐屬天然渾  
灑流轉載在其所著兩般秋雨盦隨筆中先君少年  
亦工此作晚更削膚存液如輓何葭汀孝廉云一个  
弱焉我輩存而此人死九原往矣言有盡而意無窮

末一句係孝廉與先君永訣之言

徐古棣觀察云老淚難乾四海論

交無如我早壯心未已五河濟運猶望公來

徐官山東運河

道故

陳北坪學博云相見無幾集霰心驚最憶琴樽

里社戲言成讖過車腹痛難忘俎豆宮牆

陳修葺學宮例入報

功汪龍莊大令云有德行有文學有政事才可傳於

後爲孝子爲循吏爲鄉先生不朽者名

端履

幼承庭



訓亦有一二聯尚覺愜心亦錄於後輓餘姚翁鳳西  
年丈云召伯憇棠叔孫綿蕞如古君子陽明敵愾梨  
洲講學繼鄉先生

翁以雲南藩司入爲太常少卿又在迤南道任內得軍功賞花翎

汪蘇潭吏部云見面曾相識前事都忘到死只可憐  
二字傷心竟不言寸衷如結平生有知己幾人家蔭  
三姪孫云風雲千里竟喪名駒尤痛無兒同伯道辛  
苦半生忽遭磨蝎尚憐有女似中郎魯東山光祿云  
君是神仙讀畫樓空揮手今朝長跨鶴世無廖賴撼  
龍經奧關心何地問眠牛

魯喜蓄古畫又精堪輿

湯益齋典簿

云握手纔分扶病登輿詎意長辭成永訣壯心未已

望潮射弩尚勞江上顙平安

是日北海塘開工湯尚偕往祀神

又有

爲友人代擬者輓徐古楫觀察云治河方畧歸田錄  
從政遺規善俗書爲某輓其姊云執手憶無窮弱女  
牽衣嬌兒繞榻傷心言尚在無父何怙有母尸囊惟  
輓陶思和封翁擬一出聯云駒隙彌留惜到分陰猶  
運甓竟不成對而止

壽聯未免稍涉諛辭故止不錄

余兩度入都每讀旗亭畫壁大率潦草塗鴉不堪寓  
目僅記有抱琴人比亂雲多一句頗肖一路旅店光  
景因續成四律云抱琴人比亂雲多纔卸征鞍喚奈  
何愧乏金錢見西子差無綺夢續南柯茶蘼架外花

含露豆蔻梢頭月上波一種閒情誰領取橋霜店月  
久消磨抱琴人比亂雲多楚楚衣裳髻挽螺花發紅  
塵名玉樹水流碧落隔銀河輪蹄舊夢縈齊魯松柏  
前緣施去聲蔦蘿獨有天孫伴明月七襄雲錦夜投梭  
抱琴人比亂雲多夜靜雲消出絳河野店殘燈隨夢  
息荒村寒柝點更譌虛車那得人投轄塵網空勞鳥  
避羅如此風波行不得鷓鴣枉自叫哥哥抱琴人比  
亂雲多銀燭銷殘半夜過吾越讀過如孤一更盡則謂之一更過推之五更皆  
然半夜盡則謂之半夜過絲盡紅蠶猶宛轉書殘白蠹尚摩挲鏡  
中髣髴顏如玉塘外分明露溢荷老去夢游游亦夢

少時事業悔蹉跎

制藝代聖賢立言必須體會聖賢語氣方可下筆嘗  
見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節題文莫不將季文子痛加  
貶斥不知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文子歷相魯  
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清風儉德見稱大國而可妄  
肆譏評乎然而孔子之言何也曰此美文子也孔子  
意謂後人心思材力斷不能如文子之深謀遠慮設  
思而能至再庶幾亦得斯可矣三字與得見君子焉  
斯可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語氣一例不可歧而二  
之也

又制藝於詩三百章貪發思無邪一句之義而於上  
二句全未體會不知此章是論詩不是論思其著重  
全在一言以蔽句朱注其善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  
其惡者足以懲創人之逸志正是闡發蔽字實義兩  
其字指詩三百言思無邪句不過借作指點自來作  
者沿訛至今竟似此章專是論思非論詩矣

唐宋以來無題諸作皆別有所託至朱竹垞

彝尊

風

懷百韻則僅付諸冶游矣因戲做其體作三律云柳  
黯花愁一片春春來無主最傷神隔牆消息通紅杏  
似水光陰轉綠蘋月影照來終覺淡風聲傳到恐非

真憐他不及西飛燕金屋年年點絳脣亂頭粗服臥  
滄江靜掩柴門不吠厖歷亂寒鴉棲古木飛騰野馬  
度紗窗殘星作意橫銀漢流水無情繞石缸一夜西  
風人擾擾胸矛難仗酒兵降衣衫時樣稱身寬翠袖  
輕籠暮倚欄蟋蟀聲中秋雨急芙蓉花外淥波寒低  
傳玉漏風催箭高擢金莖露溢盤東閣才華何水部  
錯將定力詡儒冠

或問於予曰律詩凡二首或四首子獨三首何也余  
曰古人作詩並非漫爾吟咏寔皆被諸管絃故或多  
或少皆不可以按譜李青蓮清平調祇有三絕李義

山師其意無題詩亦止三律近有作四首者乃後人  
合併也

辛丑立冬寒雨連夕復用前無題韻作三律云悲因  
秋氣恨因春宛轉流光最困人易闕易圓天上月忽  
開忽合水中蘋花前消息原無定夢裏情懷恐未真  
我欲醉眠偏獨醒一樽難得酒沾脣楊柳如煙綠滿  
江花陰客到吠村屨兩三點雨侵苔徑十二迴欄繞  
綺窗靜掩重門通別戶偶支一木駕徒杠封侯夫婿  
知誰是聽客談兵意未降十畝桑陰地太寬竹籬盡  
處露紅欄假山石本玲瓏疊小屋風偏料峭寒但聽

雞鳴知早晚何曾狼籍有杯盤渾忘憔悴無顏色翻  
笑他人戴鶻冠

陸文恭公與韓仙霞城同領乾隆戊申鄉薦韓每會

試入都則寓居旅店而日食於公第公極敬禮之曰  
此吾老同年也一日語韓曰君何不憚煩乃爾吾空  
屋甚多任君移居可耳韓屈指計曰尚有某某數處  
可以傳食至某日則徧嘗矣公雖不言吾亦當來相  
就耳又一日公治具宴客韓亦與焉庖人以鶻蛋進  
公舉箸讓客食韓曰公無然吾已悉數之矣主客共  
有八人而鶻蛋止七計客每人各食一枚而主人無



與焉乃以箸挈其一曰吾之所得止於此矣坐客咸

失色逡巡不敢下箸公乃一一親送之韓老境貧困

極有識見終不移寓公邸余問其故曰此平泉應酬

世故之言耳官宅可寓居耶一則關防嚴肅不能任

意出入二則早晚兩餐必須按時靜候三則茶湯燈

火呼喚無人照應四則來往賓客門丁絕不與通五

則歲時犒賞不能絲毫減省六則隨例盤殮不得自

行添菜七則大小生日按人要派分金入則主人宴

客必須及早迴避九則衣衫垢污無人爲之澣濯十

則主人入室必須衣冠相見吾性落拓其能堪此束

耶

陳讓園

○嘉慶癸酉科舉

人後官嘉善善學訓導

與文恭公兒女姻親甲戌會試偕余同寓旅邸公就見曰有女在京而身居

客店人其謂我何乃命車強載其行李而去陳不得

已從之後數日余往候之陳頰頰曰不可一朝居也  
吾靜坐此室足不能出戶外不見天日者已數朝矣  
尤難處者已之家人耳蓋家人與其家人同食每人  
每日支鹽菜銀一分帳房折給止大錢七文耳故廚  
房公饌惟菜腐一盂餘皆其家人所自備也平泉屢  
任學差僮僕類皆奢侈驕悍飲酒食肉旁若無人吾  
家人止許餐其常饌彼自備珍羞不得妄下一箸又  
一言不合卽加譏誚斥爲寄食吾家人屢向余垂涕  
然此等細故豈可令平泉知也讓園又曰吾與平泉  
同食常饌而外例有  
添菜然命之食則可食不命之食則不可食  
所最難者命之食而不食則又爲違式耳

嘉慶甲戌入都有一僕求余附載余曰吾今歲與人合車主僕已四人矣復從何處位置汝乎乃大哭曰小人若能到京則不憂凍餒矣後隨同邑盛蘆汀前輩唐○後官給事中時尚爲編修進京時余已乞假將出都矣又求余附載回籍余曰汝前言到京不憂凍餒今又欲南旋何故復大哭曰小人已三月不知肉味矣余大笑曰汝欲跟京官則肉味二字先當置之高閣吾家人已半載不知矣尊管如此煩惱何不靜赴峩眉修鍊俟功夫到三年不知肉味地步自然此心無罣礙耳一日向陸文恭公言之公曰斯人也吾知之矣吾前

往拜蘆汀彼已接吾名片復回問吾尊姓僕從無不  
匿笑吾漫應之曰汝但以此通報想汝主人當識字  
也吾與蘆汀同鄉本可相忘形迹但被旁觀竊笑未  
免轉爲抱愧耳

先君年少時質羸弱晚歲加意靜攝貌轉豐腴徐古  
梅觀察軀幹壯偉罷官後賠項甚多憂形於色年甫  
六旬幡然一老翁矣一日與先君同坐笑語人曰汝  
輩亦知吾二人所以豐悴之故乎蓋做官與不做官  
之分也

端履

甲戌座師爲錢唐章文恪公

煦

公久任

封圻規矩嚴肅見門生如見屬吏咸惴惴懼失儀後

重刊之書  
予告回籍

端履

拜謁里第則一見歡然如家人父子

跟僕大駭曰中堂何前倨而後恭也余笑曰此亦做官與不做官之別耳

向來浙江廣東鄉試首題例不出大學以爲犯之非貢院被火卽主司有譴責亦不盡然嘉慶戊午廣東首題爲此之謂絜矩之道句主司爲吳公

煇○後官至侍郎

趙公

良霽

嘉慶丁卯廣東首題爲此謂惟仁人爲能

愛人主司爲花公

杰

何公

凌漢

○花後官至按察何後官至尚書

是兩

科主司皆終身未嘗得罪卽貢院亦不聞被災也惟浙江則至今尚無出大學題者

端履

案浙江自雍正紀元以後未嘗以大學命題  
雍正以前則屢有之康熙癸卯科生財有大道一  
節王子科如切如磋者六句庚午科君子無所不  
用其極一句卽康熙丁卯科廣東亦以民之所好  
好之二句爲題不知此等譌論起於何時

百文敏公

麟

有感懷詩四首一時膾炙人口云淮甸

雲沈月上遲夜寒獨坐夢醒時霜欺短髻愁低首花  
放長檠笑展眉棋局定能淆黑白蛙聲那復問公私  
路人萬口驚相告鼠穴牛車事亦奇狂花滿眼鬧沈  
暝說鬼談禪異所聞鏡裏無形難覓影峯頭有石易

生雲服轅老馬愁前路鍛羽秋鴻感舊羣箕斗插檐  
天尺五自扶筇杖看星文膠漆雷陳託舊盟相逢一  
笑素心傾平生自詡汪汪度宇宙曾垂矯矯名海市  
幻成樓有象并刀剪處水無聲著書辨謗渾多事付  
與千秋月旦評懶從龜策問行藏尺短何能較寸長  
只恐身名終碌碌空令歲月去堂堂忘家渾作離塵  
想多病難尋辟穀方昨夢游仙心境朗五雲樓閣氣  
蒼茫蓋因以事奏參河督陳鳳翔一時不無物議公  
亦深悔之也

詩周頌烈文篇末多一韻天作篇末少一韻仁和范

介茲

景福

云移嗚呼前王不忘六字於子孫保之之

下則兩篇皆叶韻矣二詩相連蓋誤簡也說甚精確

介茲湛深經術尤精天文律算之學其三侯見鵠

說諸篇阮相國師錄入詁經精舍文集

端履

素昧

斯術不敢妄贊一辭也

論語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朱注異非常

也

詩小雅正月篇正義引洪範五行傳云非常曰異

曾乃也

孟子公孫丑篇爾何曾此子於

管仲趙注何爲有也

孟子滕文公篇將爲

君子焉將爲野人焉之是也

雅蓼莪篇欲報之德箋之猶是也

言吾以子有非常是問乃由與求

是問也

端履

案孔注則此二人之問訓曾爲則義似

重論文齋筆錄

卷五

廿



未安又異字與由求對當指非常之人而言故下文先論大臣之詣而後及由求言大臣當以非常之人任之而乃以由求當之故斥之也

蓬山風引固屬方士荒誕不經卽張騫河源之論亦是飾辭欺漢武也故余有詩云片石支機重若何黃河終古隔銀河果然識得天孫面何不輕攜織女梭或曰旣云天孫又稱織女非重複耶余曰織女宮中豈止一天孫乎天孫不過管領織女之事耳或曰子何從知之余笑曰煩君爲問張騫彼何從見之也

嘉慶甲戌

端履

在京向陸文恭公言旅邸臭蟲作孽

夜不能安寢公曰子如此卽不耐煩耶余按試涼州  
界連邊境故使車所至騎從森嚴後擁前呼旌旗雜  
遂每至人煙稠密之處則見如黑毬一塊當輿而墮  
視之四散皆臭蟲也入試署後命掃除淨盡設榻於  
室之中央并命家僮納帳之四面於席下然後睡初  
宵頗覺安穩四鼓卽起點名第二夜卽杌隉不安至  
第三宵則血流徧體矣聽轅門甫傳初更漏盡也大憲  
轅門點漏傳至二更則放炮一聲俗謂之盡更砲又  
天明放炮一聲則謂之天明炮日落放炮一聲則謂  
之起更炮陝甘文風向推武威第一余嘗曰武威臭蟲第  
一文風次之

貴州龍泉

係貴州者以浙江江  
西皆有龍泉縣故也

盧石甫先生

名光璐  
乾隆丁

酉拔貢稱先生者以  
與先君交好故也

兩任吾邑

先生於嘉慶壬戌來  
署縣事阮芸臺師卽

行題陞送部引  
養親事畢部令仍赴

見後乞養回籍後  
浙江坐補原缺

忠信慈惠不事

文飾與先君交最篤

阮相國師初任吾浙巡撫時公  
尚爲縣丞師極賞之命充巡捕

官奏擢  
知縣

以老病乞休卸篆之日卽已斷炊寓居蕭寺

貧不能歸

後同人醵金贈  
行方得歸里

公處之泰然日賦詩以自

消遣先君集中有依韻答盧石甫明府二律皆公再

任時倡和之作也敬錄於左 迎來竹馬又三年愛

景薰風話果然抱贖人稀淳近古放衙吏散冷如禪

劉公棠芾思周甲

乾隆壬午安順劉公來宰蕭  
山政績卓懋民到今思之

楊尹

坊崇仰昔賢

治東遺愛坊爲宋楊文靖公建

珍重瑤華耀蓬葦新詩

合與口碑傳政成畏壘大穰年懿戒箴猶視欲然過

眼喚醒蕉鹿夢當頭喝破野狐禪

頃間縱談往事意有所感相期

晚節堅清白獨抱初心向聖賢此日因公會至室他

時附翼或同傳吾邑生漆皆販自貴州後十年買漆

盧再任吾邑時年已老矣故舊漸稀新交太濫遂致

人歸云先生尚無恙公子已入泮矣

爲所牽制先生憤悶形於辭色然無可如何也

以二絕規之云此行借寇自何人山水原非舊日春

端履

箬笠樓衫誰似我湘湖深處獨垂綸新人定與故人

殊用朱竹垞先生句金屋裝需論斛珠記否吳山聯袂日一

輪明月浸西湖

公寓省垣日曾與端履秋夜登吳山看西湖月色

先生得詩

亦不甚省恭讀先君子次律已情見乎辭矣

去任官不宜再蒞舊治阮相國師重撫吾浙清操勁

節始終一轍卒致被議罷官錢唐黃鐵年

超

再司吾

邑學鐸人間亦嘖有煩言余寄以四絕云劉阮重來

事已非天台惟見亂鶯飛日長飽喫胡麻飯切莫無

端叩玉扉前身本是少微星手種垂楊色尚青仙骨

珊珊衣一品閉門無事誦黃庭庭前桃李已摧殘尚

剩當年苜蓿盤畢竟菜根滋味好但將芹藻勸加餐

彈罷瑤琴讀罷書長吟抱膝意何如一池春水煙波

闊且懃桑陰靜釣魚蓋諷之也鐵年學長生訣按摩  
運氣時萌妄想故余贈詩亦雜以仙語

鐵年

原名  
楨

精於天文推步及九章算術能自製寒暑

表不差累黍余素不諳其學故未嘗與談也生平著  
述甚多今恐亦散失矣余所存者僅伊應試時經解  
一條爲錄存之 問保氏九數終於句股磬人句倨  
卽銳鈍設股四十二弦六十得句幾何設銳角四十  
二弦六十得句幾何對曰句股之名見於周髀算經  
廣者爲句修者爲股句股兩端之斜綫爲徑隅徑隅  
亦謂之弦銳鈍者幾何原本云凡角大於直角爲鈍

角小於直角爲銳角句股無鈍角合兩句股爲三角形斯銳鈍所由名也句股弦互求皆以開方得之弦方內有股方有句方如設股四十二弦六十求句幾何則以弦數乘之爲三千六百以股乘之爲一千七百六十四而於弦自乘內減股自乘之積其餘一千八百三十六爲句自乘之積以開方法開之得方邊四十二又八十五之七十二爲句數又法股弦相併得一百零二股弦相減得十八以兩數相乘開方亦得句數如前又法以長闊相和法求之得數亦同設銳角四十二弦六十則得數又不同蓋角之數在對

弧與句股異今有角度有弦求句此卽入線求他形之術法以半徑比所設角餘弦若弦與句以半徑爲一率所設角四十二餘弦爲二率所設弦六十爲三率二三率相乘一率除之得所求句數四四五八八六八八卽四率蓋句股皆直線所成其求之也易角度則度在弧背爲曲線曲直無相通之率自西人用中比例推得入線之法以列爲表而得一線卽可以求餘線可以因角求邊可以因邊求角可以入線求他形亦可以他形求入線卽古人割圓弧矢之法而益精之者也



論語與滅國繼絕世詩文王正義引五經異義卿得世不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事政犯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祿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曰與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

制世祿也是許叔重引論語以證周之世祿

端履案

此言興滅繼絕當指反商政而言國殷之國世殷之

世似與周世祿不合

白虎通王者受命而興繼絕世何以爲先王無道妄殺無辜及

嗣子幼弱爲強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囚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此泛言受命之王不過借論語以

證其義非專指商周而言

或謂余曰宋人刻書每行字數如其行數如每葉二

十行則每行各二十字每葉二十二行則每行各二

十二字此亦不盡然如錢竹汀日記鈔所載宋板儀

禮注每葉二十八行行二十四字宋刻漢書每葉二

十八行行二十四字宋刻司馬溫公集每葉二十四

行行二十字宋刻史記每葉二十六行行二十五字

又一本每葉十八行每行十六或十七字宋刻列子

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五字畧舉一二則其說不足

據矣近日書賈無不作偽以欺世新進後生皆當慎

之先君嘗言書賈惟吾可與周旋爾等慎無與交未

有不被其愚弄者不特書賈也即同學中如何夢

華元錫趙晉齋魏輩亦莫不沾染其習氣小鄆環仙

館藏書皆伊二人代購恐將來半是不全之本也嗣

後何趙以書來售

余皆婉辭謝之

嘉慶甲戌端履釋褐後偕錢西來駱上虞人辛未翰

林係同門之誼故借往姚梅垞汝晉陳玉峯驥胡修展鑑以上三人

慶庚午同舉於鄉姚山吳梅梁傑山陰人爲劉文恭

陰籍陳歸安胡仁和也公嘉慶辛酉選拔士

韓桐上

維鏞平湖人亦選拔士

謁劉文恭公於邸第公曰譬如

乳母然爾輩皆吾保抱哺養以至於成立也今幸各

授室矣乳母之恩可不報乎吾亦無他求但爲我謀

一醉耳又曰龍子嘉

汝言

吾天津閱卷所得士亦當

預斯會也又曰何十五

一坤伊別號屢改不知其的故師亦以其行第呼之亦

吾門下士

何爲師督學吾浙時優貢生

今現居吾書館當招與其

飲不可令其一人獨自向隅衆皆諾乃尅日治具移

樽師邸師大喜先令讀畫繼復投壺

師投壺之技百發百中其投法

亦與衆

然後入席爵行師曰今日可謂人生難得之

遭逢矣諸君皆當不醉無歸耳於是覆盞藏謎飛觴

傳令又出令盃一匣磁銅玉石大小參差斑駁陸離

寶光耀目

師云是文正公所留  
貽不輕出示人也

命各隨酒量之淺深

取盃之大小師自取其最小者曰吾本涓滴不入口  
今日亦當盡興也於是端履分得玉船一事意謂不

過一盃之數耳不料舵尾中空旁通一穴酒注其中  
涓涓不絕遂至酩酊大醉餘亦屢舞亂籥無復儀節  
時師先已被酒入室遂皆不辭而出次明羣赴師邸  
謝過師大笑曰吾一睡直至天明方醒實不知君等  
幾時散席作何了局也

文恭公言凡君臨臣喪則移尸柩於北面而其子孫

吉服出迎此定例也

或又云須繪一死者跪像主喪者捧之迎於門外未知然否

恭公未及言之

惟吾文正公薨

高宗聞信卽趣命駕時文

清公巡撫陝西家中止我一人年尚童穉不諳定例諸事未經預備惟聞傳呼接駕卽喪服倉皇趨出

而駕已抵門進內又不敢隨入惟聞門內哭聲震

地

定例凡侍之人無不隨哭

上哭則隨

而已少頃又傳呼送

駕予

甫伏地而駕已出門顧予問曰是某孫耶料此孩

子詎能辦大事快叫劉墉玉音甫畢而鑾輿已

行數十步矣

端履

案公第本極寬做因曾經

駕臨

故大門廳事咸扃鐃森嚴而別啟一門出入朱文正

公之第亦然

文正公之喪

仁廟擇日

駕臨故諸事皆得周備

文恭公又言乾隆甲辰紀文達公

時

主禮部試釋褐

後其館選門生又羣赴公第修後進禮

例以白簡三易紅手版俗

謂之

換帖公飲之酒出一硯相示曰此吾師劉文正公所

貽者

公爲乾隆丁卯順天解元是科劉文正公爲副考官

吾身後亦當不傳於

子而傳於弟不知誰當得此硯者會稽茹古香

茶茹爲

是科

狀元起對曰何不卽付與某收藏公大笑曰吾明言

要俟身後而君卽欲攜歸豈以我爲已死耶

左傳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先南陔師曰亥之二首人盡知之其云六身尠能解

者因閱商鐘銘吉日丁亥之亥作新正合二首六身古之造文者本有移置之法右旁之一橫之爲一置於中一之下卽爲上矣左旁之二豎其上畫作一置於一上亦爲上矣左旁之十伸其ノ作一置於一上亦爲上矣總其六身則爲山合其二首則立豎其二首則爲川下而置於山之左旁則爲卍於是士文伯見而數之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讀朱子論語三嗅而作集註晁氏曰石經嗅作夏謂雉鳴也全謝山謂朱子所引石經皆成都本

見歸墟亭集外



浙江提督李忠毅公

長庚

勦擊海賊蔡牽於黑水洋

中礮盡難阮中堂師重撫吾浙爲建昭忠祠於甯波

作詩四章哭之

粵海關天接燧烽大星如斗隕殘冬

死後人知真盡命生前

帝許得崇封

至尊震悼

廷臣哭早有孤忠動九重誰遣孫恩刺一船非公

追不到南天遠探蛟穴五千里苦歷鯨波二十年隔

早見彭臺縛木仙六載相依作弟兄節樓風雨共籌

兵手中曾擊千舟盜海上如連萬里城絕吭原知關

運數寄牙早已斷歸情誰憐伯道終無子好與恩勤

待館甥甬上重來持建祠舊時部曲竟依誰銜轅月

冷將軍樹泮水苔深叔子碑如此致身真不愧爲何

公壻陳君大琮

後官甯波府同知

乞先君撰祠堂碑文成極

爲當時傳誦文曰嘉慶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壬辰

浙江提督西巖李公以舟師迎勦海賊蔡牽薨於廣東黑水洋面明年春正月閩浙總督以聞 天子震悼 賜祭葬追封壯烈伯世襲 予諡忠毅 敕建祠原籍福建同安有司春秋以時享祀備哀極榮無與倫比其年冬祠宇落成楹桷舄榭堂庭廣佃迎奠栗主精爽胼蠶瞻謁肅祇若公生存麗牲視景之石龔材既具宜有銘刻以昭忠伐公壻浙江候補同知陳大琮以屬某固辭不獲謹案公以武進士入宿衛出官浙江福建由偏裨洊擢至大帥總領各鎮逐捕洋盜窮溟絕島之中徂踐寒暑赴蹈危險轟水澳躡

鳳尾犁石塘釣艇埽林阿全燬邱搭小肥賓攘安南  
夷艇於松門乘颶風滅之磔僞侯倫貴利格朱濱於  
甲子洋斬紅旗賊目犄鄭一於佛堂外洋獲其乘舟  
前後禽賊首林權吳三林明灼陳禮禮侯納羅二十  
等諸所殲斃不可勝計羣盜慴慄面縛投首台溫之  
間淵藪綏悒蔡賊憑逞狡獪鴟義放攘公襲之白犬  
洋逐之旗頭掩之漁山幾獲之賊詭降走逸追之三  
沙及於南鹿大刃之親搏之浮鷹洋擒四十人尾之  
黃壠至於盡山挫之青龍港擊之斗米洋戰三晝夜  
擒七十二人賊走臺灣攻之安平乘之柴頭港戰皆

捷大破之洲仔尾賊遁邀之鹿耳門外圍之張阮洋  
克之調班洋殺傷多逼之竿塘功最蹴之三盤覆之  
大星嶼收其戰械斂其礮毀其艨艟斷其繚索折其  
桅燒其巾頂插花及其頭篷梟其黨許老陳帖陳火  
燒彭求陳貴李七李來斃其姪蔡添來脅從羣隴鳥  
駭獸散賊僅存三舟亡命奔竄入於粵洋公銳師衝  
突以所製火攻船絙賊梢後而身躍登賊艦者三賊  
皆股栗墜海不知所爲俄而烈風反逆海水飛立天  
地晦冥士皆傾眩公大呼奮擊猝受流礮中頷及咽  
始於噩沒匪躬終以致命遂志 當宁爲之泣下三

軍爲之慟哭稽古死綏仗節之臣類變起倉猝義不  
返顧或中讒投忌援絕身危甚則撓阻粵峯左次失  
律進退不可捐軀明志論者尚悲其遇原其心俎豆  
尸祝以廟享之謂勲雖不足烈則有餘也公被 兩  
朝之知遇際 十全之盛會帥三省之勁旅賈百戰  
之餘勇賊以螳斧蟲負之力弄兵潢池使公早統戎  
行當此文武和衷將佐用命出其喑啞叱吒指顧之  
間撥糞灌炳綽有餘裕且夫總統之任非一手足之  
烈公從容帷幄發縱指示令輿廝扈養縛渠獻捷不  
難坐膺懋賞况復 聖慮萬全 申命持重公卽涉

履波濤可不必躬冒矢石顧以受恩深渥未敢啟  
居懲賊之誦作士之氣晝夜駿逐不予以暇審度緩  
急決定機宜以爲不先除餘盜不能翦蔡賊之翼不  
直擣蔡賊不能靖餘盜之心往來分合次第廓摧使  
蔡賊勢力孤竭然後一鼓撲滅又念身專重寄師之  
耳目先登陷陣率厲士卒甯在鋒鏑以劉大憝而困  
獸猶鬪死灰竟燃此公所不及料要其敵愾致果誓  
糜頂踵成仁取義定於平日惟勲與烈實兼有之合  
於祀典所稱以死勤事能捍大患之義國家使臣  
以禮有功而能知之盡忠而必報之名炳於丹青賞

延於後嗣廟食桑梓傳諸無窮所以慰恤激厲者跨  
越前載公生爲名將死爲明神志意有所未伸事業  
有所未竟正氣不泯發揚昭明其光景動人民宜有  
烜赫震耀宣助威武殲蕩鯨鯢澄謐陬溘以默相我  
大清鏡平砥厲之治爰系以詩常羊之維大海邕  
之淳涵欲納間氣鍾之篤生李公龍驤雲起繼其家  
聲臨淮成紀戴仁抱義說禮敦書雅歌投壺如古大  
儒入衛周廬出擁旆旌東南倚公屹然長城參戎銅  
山追盜象嶼入船回環若捕雀鼠 純皇褒嘉擢鎮  
定海柁是汝主汝勤無怠公拜稽首臣在洋久誓埽

機槍以報我 后惟 帝謂公雄挺傑出宜在要地  
勿輕奔遁蠢爾蔡牽抗逆顏行敢窺臺灣敢擾浙洋  
帝命總統提督舟師用汝浙江汝惟勉爲公感泣  
言臣敢不力誓死滅賊以盡臣職爰率諸鎮孫羅王  
許飛礮雷轟浴血濯雨漁山掩圍樓船雲集制賊死  
命懸於呼吸詭降大府哀惶跋踖緩待漏網狡譎反  
覆公出新意造火攻船鐵鈛藥綫所向無前鯨濤遠  
抉鼉穴窮搜艸薙禽獮無俾種留誓師忼慨滅此朝  
餐賊餘三舟心破膽寒彊梧單闕極涂之月鑿門而  
出底天之罰聯臚南下蒼兕黃頭至黑水洋公先衆



舟踊登賊艦往毀賊梢左手執盾右手執刀積颯焚  
輪駭浪噴薄妖鳥晨飛大星晝落凜凜鬚眉歿而猶  
視生長於海與之終始 九重太息 褒綸殊眷

帝聞公名未識公面冀公獲醜觀封鼓釁登於明堂  
酬庸錫蓋何期齊斧遽悼灰釘蜜章韞綬以寵公靈  
詔守土東建祠同安慰公忠貞祭以賊鬻祠堂枚

枚在海之隈公歸其鄉靈旗往來上爲日星下爲川  
嶽更千百年瞻此榱桷定軍之山樂公之社歲時膺  
臘椎牛奠學蔡賊旣平薄海來庭告公事成公神載  
馮後浙江提督邱良功福建提督王得祿等追及蔡  
牽於溫州外洋齊加攻擊蔡牽坐舟破漏及其二

妻一子同時沈海沒樂得 旨王得  
祿晉封子爵邱良功亦晉封男爵

近日經籍文字皆以居爲尻段大令 玉裁 曰說文有

尻有居尻處也從尸得几而止凡今人居處字古祇  
作尻處居蹲也凡今人蹲踞字古祇作居廣雅釋詁  
二尻也一條釋詁三踞也一條晝然分別曹憲曰按  
說文今居字乃箕居字近之矣但古人有坐有跪有  
蹲有箕踞跪與坐皆鄰着於席而跪聳其體坐下其  
腓詩所謂啓處四牡傳曰啓跪也處居也四牡不遑  
啓處采薇出車作不遑啓居居皆當作尻許尻下云  
處也正本毛傳引伸之爲凡尻處字也若蹲則足底

著地而下其腓聳其郤曰蹲其字亦作竣原壤夷俟  
謂蹲踞而待不出迎也若箕踞則腓著席而伸其腳  
於前是曰箕踞趙佗箕踞見陸賈聞賈言乃蹙然起  
坐是也箕踞爲大不敬三代所無居篆正謂蹲也今  
字用蹲居字爲尻處字而尻字廢矣又別製踞字爲  
蹲居字而居之本義廢矣足部曰蹲居也二字爲轉  
添踞篆訓云蹲也總由不究許書條理罔知古形古  
義耳立部竣下亦曰居也亦同義而譌爲倨竣也蓋  
俗本之紛

亂如此

予兩度入都每見旗亭旅舍多有題壁詩篇襍被篝  
燈亦復效顰遣興匆匆不復留稿所記憶者止此一

二章耳原非漫賦治游實以借存聞見云爾曾控青  
鸞下碧霄瓊樓玉宇夜迢迢二分明月人間好腸斷  
揚州第幾橋門前高柳碧煙籠恰恰鶯聲細雨中一  
縷柔情牽不斷當年幾度剪春風璧社湖頭日暮雲  
離情無限水沄沄阿儂見慣春波綠載得雙橈便送  
君蘭風習習透輕裾豆蔻梢頭月上初郎自論文儂  
度曲衣香人影最愁予軋軋機聲隔岸多七襄雲錦  
夜投梭分明衣帶銀潢水未許黃姑喚渡河清溪斜  
抱數弓牆幾樹桃花倚夕陽無復雕梁棲海燕題名  
尚署鬱金堂櫻桃花底酒如淮人在瑤臺分外佳回

首蘭亭好絲竹踏青時節負芒鞋殘月簾櫳透幾重  
樓頭初聽五更鐘酒痕燭淚消磨盡只剩爐香滿屋  
濃作非一時題非一處爰類而輯存之

仁和胡書農前輩

敬

重修曝書亭記組織工雅洵推

當代作手讀之令人齒頰生香記云夫芳臭所及迹  
往彌彰宗尚所存情通匪邈是以過廬阜者必跂望  
於曾臺經瀼西者亦流連於茅屋况乎流風可接大  
雅同符結神契於百年抗詞宗於同代訪舊事於采  
風之始振清塵於問俗之餘洵爲政之美談抑藝林  
之盛事也惟曝書亭者秀水朱檢討彝尊藏書之所

也駕湖里第長水郊園八萬卷之編函校來研北一  
百弓之隙壤拓自池南溯當避地之初迄乎歸田而  
後蒐羅日富排次遂繁寶之枕中時有一瓶之借閱  
來肆上不辭十笏之酬善且益多聚於所好裝潢于  
卷比之南渡尤家著目八門擬於西齋吳氏瑤圃則  
吉光滿篋妙綜詩詞珠囊則墜典盈笥笥字讀作平聲未知所据  
博搜經義夜燈雨細聯吟多江左英流曉几風清問  
字有外家羣從七品頭銜雖小傾倒公卿一時手筆  
爭推巍然尊宿王筠晚歲遂負朝野之名庾信暮年  
大動江關之望無何榮聲有歇閱歲如馳竹垞荒蕪

金風冷落零亂丹鉛之本叢殘黃墨之編曹倉卷軸  
散於四方鄴架籤勝歸於他姓槿花紅糝空餘理帙  
之痕蕉葉清濃漫蔭論文之座綠陰匝地是處生蛄  
黛色參天誰來誅草苔深徑沒水漲池平風月依然  
亭榭非故文人過而踟躕騷士爲之悵結已大中丞  
儀徵阮公懷舊蓄於遙情愛才深於曩日輜軒昔歲  
曾經通德之門節鉞今茲載訪蘭臺之宅撫今緬往  
因地思人睽先輩之風華發後來之景慕爰探故址  
更築新亭檐宇高張丹青增飾繞池花木仍留移植  
之株絡架藤蘿尚想追涼之地雖四部之無存庶五

畝之不改坐春風而念詞筆酌尊酒以招吟魂如接  
清襟如披雅致青山已逝長埋逸代之才白雲能來  
應慰生平之舊於以擷遺芳於未沫啟夕秀於方來  
豈同蘭上續游徒誇觴詠滄浪重葺但侈名勝已哉  
攬筆爲記傳之無窮以爲後之君子亦有樂乎此也  
說苑君道篇未見君子憂心愒愒亦旣見止亦旣觀  
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王應麟漢書  
藝文志考證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間引詩以證其  
說向爲楚元王交之孫交受詩於浮邱伯劉向之學  
魯詩之流也

端履

案此說實非新序說苑列女傳引



詩證明之說實多襲韓詩外傳文其不皆魯詩一證也漢書儒林傳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以詩經爲訓故以教亡傳是魯詩本無傳今說苑所引詩說多冠以傳曰字其非魯詩二證也又儒林傳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而新序說苑中多雜引公羊左氏二傳文知所引詩亦當雜齊魯韓三家之說其不皆魯詩三證也三家詩久亡學者無從分別幸韓詩外傳尚存得以尋間求索亦一快也

先南陔師家居時有書吏誤差本管官將杖之泣求師爲緩頰師問誤差之由曰聞召趨赴失跌傷足故

耳師笑曰所謂此日足可惜矣嘉慶甲戌予乞假借

汪小硯大令

名世鐘時以拔貢引○見以知縣用後分發江西

出都道過揚

州適同邑韓蘿巖太守

相○會署揚州府事

僑寓其地同往謁

焉坐定小硯以右足加於左膝上而問見上官儀注

蘿巖歎曰此足恐終身無加膝之日矣予憶師言笑

曰所謂此日足可惜也

憶辛未會試報罷借諸友結隊南旋共有二十餘人甫抵

揚州適蘿巖下車伊始時知江都縣爲夏君儒而瞿某總司鹽務皆同邑人江都典史則山陰洪某甘泉典史則會稽章某也蘿巖置酒高會畧分言情命以揚州菜與紹興菜相間而進適漁師以鱮魚獻並令烹而食席罷各贈香珠草席諸物皆揚州土產也轉瞬卅年已無一人在者而蘿巖亦罷官落拓寄居蕭

寺矣

王雅宜借銀券文曰立票人王履吉央文壽承作中  
借到袁與之白銀五十兩按月起利二分期至十二  
月一併納還不致有負恐後無憑書此爲證嘉靖七  
年四月日立票人王履吉押作中人文壽承押錢竹  
汀少詹題詩曰艸堂貲待王錄事少米惠乞李大夫  
分人以財今已罕稱貸保任古有諸詩人多窮乃往  
例四壁蕭然了無計雅宜山色難療飢下策區區憑  
約契誰其借者袁與之白銀五十無零竒萬息二千  
一歲率貨財之傳甯吾欺年月日子紙尾壓歲暮責  
償應不乏生平恥食豪家鯖此來卻費山人押風流

寸楮偶流傳筆法圓勁鍼裏綿好事嗟賞歸與趙評  
估一字直十千褚先生客馬少游乞我作詩述其由  
歲將暮矣我亦愁有臺逃責招我不

左氏春秋傳閔公二年衛懿公好鶴史記衛世家正

義引括地志故鶴城在滑州匡城縣西南十五里是

鶴乃地名非鳥名也正義又云俗傳懿公養鶴於此城又望文生義矣春秋

時祿位皆世臣公族受之懿公好鶴邑之人而與之

祿位有仕至大夫者故曰鶴有乘軒者杜注軒大夫車及將

戰當受甲國人國人似指世臣公族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

焉能戰國人與鶴鶴是外邑相對言無事則以祿位與鶴

有事則以甲投國人况鶴有祿位則可以戰國人無祿位則不能戰故曰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也所以申明使鶴之故懿公所好皆嬖倖左右之人如晉厲公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左右之類故史記衛世家於好鶴下繼以淫樂奢侈四字平日本不知兵臨事恇怯委之國人國人久無祿位已無兵柄故不能戰也當時國人爲大夫者止有石祁子甯莊子二人故與之玦與矢而使守下渠孔子伯黃夷孔嬰齊諸人想卽鶴人故致敗績杜元凱於鶴無注正義以鳥釋之失其旨矣又新序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宮人與鶴對文正是外嬖之屬呂覽忠廉篇同